

追殺

我不能確定，是不是對自己心靈中人性乾涸的確認，帶來了我的悲哀。我對一個形容詞的關心，甚於關心任何來自靈魂的真正哭泣。

——費爾南多·佩索亞

瞬間作廢的契約書，還壓在講義櫃的資料夾裡，過隱匿的生活，安安靜靜，不曉得發生什麼事。常想把它抽出來跟其它紙張丟進資源回收處理掉，卻又莫名地為這種小事擔心，有著像扔掉唸過的課本必將招來噩運一樣程度的迷信，即使前一刻我已添了一份新的，這份契約書即將失效，卻仍免除不了這種憂慮，像極了故意用手指直指月亮又害怕被割耳朵的矛盾小孩。

「作廢」這兩個字總令人覺得冷，無情，像在什麼東西上劃了個口子，也就不管它此後生死破敗，也就無關，就斷然，像斷風箏一樣放了。然而此刻劃上這刀的是我，並非是什麼邪惡無情的石腸鐵心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個軟弱無當的苦主。

搬到東部展開老學生生活後，我感到異常漂浮，像顆餵飽的氣球隨時要飛掉一樣，來到這麼遠的地方，步履極輕，胸臆卻腫脹發疼。後來才明白這樣的疼痛，是因為自己變成一片被烤得焦脆的薄吐司，一塊一塊地被刀叉扯開，我的故鄉，也被扯開。

像場夢，夢裡全是搓揉不停的泡沫。之外，則是劇烈崩毀而來的旋轉木馬亭。

第一次來東部，第一次到這邊討生活，抵達前在網路上租下連看都沒看過照片的房間，到了之後才明白為何租金是難以想像的低廉。因循著這樣馬虎的開頭，我預料到一切的未知將撲襲而來，也得妥協每一個環境可能發作的脾氣。但再怎樣也沒想到會糟糕到一再搬遷，一學期短短四個月，就搬了三次，連想都嫌累。

第一個住處沒有窗，那嬌小的房間，沒有窗。每回由學校回房間休息，總覺得自己是化身人形的精怪，才必需回到這洞穴，沒有光，蜷居潛行。

一開始當然不是這樣的，一開始我還頗能自得其樂，喜愛這股全然的封閉。

穴居生活裡，我常躺在床上聆聽這世界。整層樓大約二十間房，呈日字型排列，我的房間正是座落在中央心臟位置的那一點，這狹長形房間雖然沒有對外窗，盡頭卻還隔了個小小的室內陽台，陽台上方開了一長列透氣孔，我的正門面對電梯，右邊住了一位男生，左方則是樓梯。我們兩人像是這一層房客的分隔島，首當其衝般地疏緩由電梯出來的人流，我與鄰房也就左心室右心室般地過起了心連心的生活，各自經由自己室內陽台上的透氣孔，不停地吸收四面八方來的聲音。

於是漸漸失眠、焦慮、受聲音的驚嚇，休息成了件困難的事。

班上只有我一個女生，原本其實是有三位的，她們在入學前竟都保留學籍，因此只剩我得面對老師每一個關於女性觀點的問題。其實這非常孤單，來到異地有著什麼手腳一併被剪除的無力感，也沒認識的女同學可以一同分租住處，下課後再窩回那小房間，被動地吸收各種外來的聲音，像是服刑。

在極度無力生活時寫詩，流淚想著父親，與他之間的裂隙。

常年失業的爸爸原本是做木器裝潢的師傅，後來因為沒工作與債務的關係，常窩在頂樓的窄小鴿舍中竄來探去，彷彿那是他最合身的穴居地，不論我們搬多少次家，他總不忘在頂樓搭建小小的鴿舍，再次搬遷則帶來另一次更新的構思（他總是自己設計鴿舍的格局）與宏願，彷彿這樣賭博性質的賽鴿必能使他揚眉吐氣，一清舊帳。

對於他的執迷不悟，我淡漠地觀覽著最終退敗的到來。那時候我唸高一，黑白的女中制服總讓他對我更加憤懣，他怨妒的眼神與態度，常在爭辯敗陣下來時，進而咆哮地逼我臣服認輸。他始終認為我的冷漠是驕傲，是看不起低學歷且此刻又一事無成負債滿身的他，我們的裂隙開始透光、入水、剝擴得越來越大，我成了離航的船隻，他仍在陸上生活著。他只願有個乖順的女兒，跟一般女孩一樣去工作去結婚，而我卻是不停地求學求學求學，徹底反了他的意，他大概幾乎要恨我了呢。諸如此類的問題常使我飽受忿意與質問，對許多事，也就無心記得了。

沒有人願意再勸說，沒人願意將他帶回現實的陸地。

記得某個清晨，一種氣極敗壞的聲流震動著家裡的樑柱，我小心翼翼地躡下床，塞在樓梯欄杆間，竊聽著客廳中那對夫婦的交談。

「攏不聽，」婦人抱怨的口吻並不嚴厲，有股低低的哀傷，「昨暝明明就跟你講一定要坐到他們交出會款才會凍走，現在看欲去叨找人。」男人並不回答，只有輕微玻璃器皿互相輕碰的聲音，沉默靜靜流過。

我在記憶中找尋那叔伯熟悉的臉，熱情如家人似的關懷，明白他的偽裝將帶來的傷害，明白父親將在他心中將這個臉的眼睛擦抹去，嘴巴抹去，笑聲抹去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心酸酸的。

父親被好友倒會後，世界瞬間一貧如洗，朋友一個都不剩，他原本就凋敝枯零的快樂、卑微的信心，也在那群人的交談之間，像是不停擴張的黑洞般地永遠被冷言嘲笑下去。

不過父親總還有他的鴿舍，我並不知道我能有什麼？

到東部過了一個多月的穴居生活，多了許多聆聽的機會：工地準時早上七點半開工、同樓住客帥氣的甩門、優雅高跟鞋從五樓叩叩叩到一樓，以及各種貓狗寵物的隔牆呢喃……隨著課業的沉重壓力及夜夜不得安眠，加以經濟與時間的消耗，最後還是決定搬離這裡。總覺得剛剛才從西部漫漫長路移植到東部，又將輕輕被挖起。

之後，我常便想著結婚的問題，這真是件神奇的事。

我指的是結婚。

我常想著母親被父親（及我們一家人）拖累一世的樣子，那究竟是為什麼？為什麼女人得嫁到男人家得像連根拔起似地整個移植過去呢？為什麼在生命成長過程中非得要有這阻斷？究竟，若不幸生而為女，一生要搬多少次家？告別幾個故鄉？我們能不能拒絕並且搖旗喊停？

搬到第二個住處後沒幾天，問題一個個冒出來，像是原本隱忍不發的粉刺，時間到了非要張牙舞爪地讓你看見它冒出的頭為止。

看似豪華的配備及舒適的格局，屋頂添的卻是鐵皮，放眼一瞧，學校附近樸實的農地也被逼著穿金戴銀，沒幾個月就施工起厝，沒幾個月也就蓋好了好幾棟學生套房，然後趕上開學或畢業的換屋潮，讓外宿生歡天喜地的掏錢住入。像我們這類的新生們不知道這些不過是「高級工地區」，每日晨起，依然得忍受另幾個工地的噪音。人人想發財，農地改建地也就勢在必行，外地人尋覓安穩的落腳處，也就可能無所歸依。

這住處根本沒任何隔音效果可言，要是在這房間使用耳塞，還會令耳塞沮喪哭泣的喔我告訴你（不要不相信，我就聽過），稱得上是間十分厲害的房間。每日，除了必需服用定時定量的雞鳴（我可以提供演出曲目表單），忍受馬路上及火車時而突發的高速車聲，還必需四面楚歌地面對惡鄰，他們分別是愛熱鬧的電動男（常跟大票同學在房間看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，或打魔獸）、愛吵架嚷嚷的養狗情侶（我還知道那隻狗叫底迪，半夜時常在走廊奔跑，一家三口很熱鬧）、以及擅彈吉他的情歌王子（一彈不可收拾，平均值六小時以上，目標大概是想變超級賽亞人吧），及每日嘎啦嘎啦的鴨群（牠們常扭著小屁股追逐，尤其是沒人瞧牠們的時候，會對著小水窪跑馬拉松），因為鐵皮屋原理，不斷地吸收來各間的噪音，每個美好夜晚不斷崩坍，像是軟爛的酥皮濃湯，可是酥皮濃湯還可以喝，這樣的夜晚面對報告、工作卻發了狂似的排山倒海而來，生活急速地旋轉旋轉，喘，卻不得休息。

我開始流著淚打電話給母親，說我找不到可以好好睡覺的地方，悲傷地問，為什麼會沒有一個簡單安靜可以休息的地方？是我太脆弱嗎？為什麼我得一直搬離？對女生而言，到底有沒有可以住一輩子的地方呢？

過多的干擾及磨損越來越令人難以消化，接近期末時我開始嚴重失眠，好幾個晚上，寫悲傷憤怒的詩，像隻失去攻擊力的小獸窩在破敗的穴窩中，殘暴著自己的軟弱與無奈。

夜裡總下雨，滴滴答答的雨聲像下在海裡一樣地奔騰了起來，我漂在白沫的淺海上、穿過霧重的輕雨，我想起父親在雨中也仍站在屋頂揮旗，訓練他的賽鴿，那些鴿子很靈敏，牠們懂得回家的方向。我不曉得走這麼遠的路，是不是只是為了要回家？

我不曉得牠們是不是，我是不是？

父親對我越讀越高的學歷不以為然，常在我回家時要我去工作去結婚，我多想不要再回家。

因著經濟的關係，家也已經搬了不少次，每一次都是我們女生全部擠一間，弟弟自己一間，好像女兒只是外掛程式而已。我常仔細想著，縱使女孩在原生長的家庭，也無法得到完整的生命嗎？長大了就要嫁出去？我們能夠好好的抓住自己腳下的泥土說我們不走嗎？

能不能別再移植我們？你們知道的，我們不是東西呀。

每個同學對我的悲慘生活哈哈大笑，在失眠與沮喪已嚴重影響我的身體時，同學們起鬨著說要我去安光明燈，他們帶著關心地開著玩笑說，苦痛總是好的，消消業障嘛，鐵定有人在追殺我。

噯，我常常領受到一種類似悲壯的情緒。

後來有人帶我去催眠，療程前必須先與催眠師進行基本的對談，以便他了解我過往的一些身心狀況。催眠師問起我最感到干擾的事、曾受過的驚嚇、沮喪到家的事、有沒有過不能承受的事件的經驗……等等，我吃驚地回想著成長過程中感到痛苦卻吞食忍嚥的事，原來這麼多都還藏得好好的。最後他請我描繪我最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？

我多希望問問父母親這個問題，讓他們了解我們每個人想要的生活並不同。

因為債務及房東一再催促的關係，遠在西部的父母親後來還是搬了家，他們說找到更好的地方，家運也一定可以轉好。

同時我也在東部搬第三次家，當天還出了車禍，到醫院掛急診時，護士向我要證件。我答：「證件寄回去了，我家搬家。」她看了我一眼，問：「那地址呢？」

我無力地回她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妳現在住的地方嘞？」

「我今天剛搬家，我不知道。」

一切我都不知道。

在冗長的清理傷口的時間裡，我默許著自己理想的生活環境，最好在田中央有一間小小的平房，周圍不吵不鬧安安靜靜，能夠花一輩子時間住在那，花一輩子時間閱讀、種植、休息，好好地做好每一件事。我渴望當一個沉默的自耕農，在菜園辨識各種葉脈及花形，聽輕霧悄悄飄來的聲音，我不用再搬離，安穩地呼吸，累了可以回到這休息。

一輩子只住在一個地方，用一輩子來安居。

我也想給父母親一個願望讓他們許，生活的遊戲都讓我們過於疲憊，只不過希望累了能討杯水喝，能有個家好好睡覺，沒有任何敵意及干擾而已。

我們不過想好好當個市井小民。

不過是這樣而已。